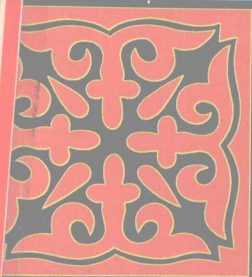


XIANDAI HASAKEYU CIHUIXUE YANJIU

现代哈萨克语 词汇学研究

成燕燕 著



民族出版社

H236. 3/4

现代哈萨克语
词汇学研究

成燕燕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凤荣

封面设计：金 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成燕燕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11

ISBN 7-105-04117-X

I. 现… II. 成… III. 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
IV. H2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11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定价：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序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相对来说语音研究的比例最大，成果最多，其次是语法，最为薄弱的是词汇。据《民族语文》100期总目录统计，语音论文有164篇，语法论文有153篇，而词汇论文只有86篇。在已出版的论著中，也是词汇论著偏少。造成词汇研究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词汇本身特点的原因，又有研究者、研究历史的原因。我国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主要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其调查重点一般也都放在语音上。因为当时面临的语言识别、方言划分、新文字方案设计、新文字试验推行等任务都要靠语音调查成果来解决，要用语音材料做为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大多来自汉语研究领域，其中大多擅长于音韵学研究，因而他们进入少数民族语言领域后很自然地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语音研究上。尽管过去也出现过一些词汇学的研究论著，但只是大河中的点点浪花，始终未能形成一股巨流。

但是，随着语言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现代化社会对语言研究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人们已不断加深了对词汇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诚如大家所知，在语音、语法、词汇三者之中，词汇联结着语音、语法两头，占据中间纽带的位置。语音特征要通过词汇才能存在；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是依托于同源词而存在的。而语法特征大量是与语义特征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对于分析型特点较强的语言，语义分析在语法分析中更显得重要。而且词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在应用中的变化往往在词汇上反映最为迅速、最为强烈。因而我国语言研究中加强词汇学研究已势在必行。近1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研究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的进展，陆续出版了数种单一语言词汇学专著，还发表了一批词汇学研究的论文，反映了民族语言学界对词汇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已比过去有所提高。可以预料，今后词汇学的研究将会不断进步。

成燕燕女士的《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专著，正是在我国民族语文学界词汇研究出现转机中诞生的。这部著作对哈萨克语研究来说，有着填补空白的价值。而就整个民族语的词汇学研究来说，能起到参考、促进的作用。

我认为这部专著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广泛，其中包括从语素分析到复合词、派生词的分析；从语义的现状描写到词义的演变分析；从词的结构到词汇的文化透视；还有境内外哈萨克语词汇

比较等等。全书揭示了哈萨克语词汇特点的方方面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注重对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关于复合词的分类、实词的虚化等。对哈萨克语特殊的词汇特点着墨较浓，如词汇的文化现象分析等。三、重在微观分析，但也注意理论概括，如对词义的综合形态和分析形态的分析、词义在句中的衍射作用等。

从我国民族语文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应着力于语言共时描写研究。语言共时描写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后才有可能较好地开展语言历史的比较研究。所以我主张多做一些单一语言或单一专题的共时描写研究，能够越细致、越深入越好。不同语言的这类研究一多，进行语言比较研究的条件就会越好，人们的视野就会随之扩大，判断的正确率就会提高。现在做语言比较常常苦于缺少单一语言或单一专题的共时描写成果。

成燕燕女士在大学期间修了哈萨克语专业，成绩优秀；毕业后在新疆工作多年，与少数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后来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她既有深厚的哈萨克语感性知识，又有较好的语言学理论功底。值得称道的是，她长期吃苦耐劳，把教学和科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大量哈萨克语研究以及第二语言（汉语）习得研究的论文，而且她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这部专著是她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自己熟悉语言的科研成果。可以预计，它对民族

语言的词汇学研究，特别是突厥语的词汇研究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是为序。

戴庆厦

2000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哈萨克族及其社会文化	(1)
第二节 现代哈萨克语的语言文字特点	(5)
第三节 现代哈萨克语的语言心理	(7)
第四节 哈萨克语词汇的动态研究	(11)
第二章 哈萨克语词的语音特点	(15)
第一节 元音的特点	(15)
第二节 辅音的特点	(17)
第三节 词的音变	(20)
第四节 词的音节特点	(24)
第三章 语素分析	(27)
第一节 实语素	(27)
第二节 虚语素	(30)
第三节 实语素的虚化	(31)
第四章 哈萨克语的构词特点和方法	(34)
第一节 单纯词的构词特点	(38)
第二节 复合词的构词特点	(39)
第三节 派生词的构词特点	(48)
第四节 重叠词的构词特点	(55)
第五节 紧缩词的构词特点	(56)
第六节 缩略语的构词特点	(57)
第七节 外来词的借入方法及特点	(58)
第八节 离合词的构词特点	(63)
第五章 哈萨克语词义分析	(72)

第一节	词义的综合形态与分析形态·····	(72)
第二节	哈萨克语的词义·····	(74)
第三节	词义在句中的衍射作用·····	(76)
第四节	词义的演变·····	(78)
第五节	词义关系·····	(96)
第六章	哈萨克语词汇的文化透视·····	(113)
第一节	词的理据·····	(113)
第二节	哈萨克语颜色词的联想意义·····	(123)
第三节	畜牧经济在词汇中的反映·····	(130)
第四节	哈萨克族的姓名特点·····	(137)
第五节	原始习俗在亲属称谓中的反映·····	(143)
第六节	哈萨克族的禁忌语·····	(148)
第七节	哈萨克语的数量词·····	(155)
第八节	哈萨克族的族称·····	(167)
第七章	哈萨克语词汇系统的特点·····	(170)
第一节	基本词汇的特点·····	(170)
第二节	惯用语的特点·····	(177)
第三节	格言谚语的特点·····	(195)
第四节	动词的配价研究·····	(214)
第八章	境内外哈萨克语词汇比较·····	(227)
第一节	境内外哈萨克语语音上的差异·····	(228)
第二节	境内外哈萨克语词汇上的差异·····	(235)
第三节	境内外哈萨克语词汇上的差异产生的原因·····	(238)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后 记·····		(241)

第一章 绪论

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与社会互相依存。语言随着社会而产生、发展、死亡。而“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组成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无法作为社会存在下去”。因此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会反映在语言中的。语言储存着本民族劳动和生活的全部经验；记录着本民族的历史；反映着本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着本民族的文化心态，蕴涵着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标志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语言负载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而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词汇，则是最直接、快速、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一面镜子。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思维、哲学、礼仪、习俗、宗教、历史、艺术、心理等文化特质。词汇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研究语言的词汇，不能脱离该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孤立地去研究。为此，本书在探讨哈萨克语词汇的特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哈萨克族及其社会文化。

第一节 哈萨克族及其社会文化

哈萨克族是跨境民族。全世界哈萨克族总人口约 1000 万，分布在我国和哈萨克斯坦。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为 111.07 万（1990 年）。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属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所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以及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为 665 万（1990 年）。^①

哈萨克族是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民族，是由许多部落和部族融合而成的。其主要族源是《史记》、《汉书》所载的乌孙、康居、奄蔡等部落。随着历史的发展，塞种、月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克烈、契丹等部族也融入哈萨克族，形成了人口逾千万的民族。

哈萨克族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由于沙皇俄国侵略并“强占了我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从 19 世纪中叶起，哈萨克族成为跨境居住的民族。

哈萨克族氏族部落的谱系代代口头相传，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许多谱系中部落的名称与史籍记载的部落名称相对应。根据哈萨克族的谱系，哈萨克族分为三个玉兹。大玉兹和中玉兹的主要部落分布在我国境内；大玉兹、中玉兹的一些部落和小玉兹的主要部落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印记、口号，以区别其他部族。

直至新中国成立，哈萨克族一直较完整地保留着古代游牧民族氏族部落组织的特点。其基本的组织是以部落关系或亲属关系为基础组成的“阿吾勒”，也有少数阿吾勒是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吾勒的头人为“阿吾勒巴斯”。血缘关系较近的若干阿吾勒组成“阿塔”，有共同祖先的若干阿塔组成“乌露”，若干乌露组成“阿洛斯”，同一地区的若干阿洛斯组成“兀鲁思”，兀鲁思的最高统治者为“苏丹”。若干地区的部落组成三个玉兹，玉兹的首领为“汗”，三个玉兹组成了哈萨克族。

原始社会时期哈萨克族实行的是推举制。到了近现代，除了

①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民族出版社，1989 年。

保留了推举制外，还实行封建的世袭制。清代和民国时期哈萨克族实行册封制或委任制。部落头目是推举产生的。“可汗”是哈萨克族最高统治者，一般是世袭的，但也保留了古代的推举制。即可汗在继位前，还须经苏丹、比和部落头目通过，举行就位仪式。

哈萨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也兼营狩猎业和农业。广袤的阿勒泰草原、准噶尔草原、天山山区和伊犁河流域是哈萨克牧民游牧和休养生息的地方。每个阿吾勒都有四季牧场。新中国成立前牧场在形式上公有，实际上是属于封建主的。阿吾勒内的十来户人家，按季节一起转场。放牧的牲畜主要是马、牛、羊、骆驼。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要食品，马和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秋冬季，哈萨克人喜欢狩猎，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活动，因此狩猎只是副业。近现代哈萨克族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增多。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和水稻。

哈萨克族婚姻的主要形式是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前也存在过一夫多妻现象，但大部分是贵族家庭。婚姻大都由父母包办，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部族七代内不得通婚，把七代以内的人当作骨肉至亲。可以娶舅父的女儿为妻，或与姨表兄弟姐妹联姻，但必须是不同氏族的。儿子结婚后，在父母的毡房旁立一新毡房，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将一部分财产分给儿子，但基本家业是由最小的儿子继承的。

新中国成立前哈萨克族的婚姻具有买卖婚姻的性质，由于娶新娘花费很多，所以不允许离婚。丈夫去世后，妻子要转嫁给其兄或弟。妻子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当丈夫去世且孩子还小时，才在幼子成人前掌管财产。

新中国成立前哈萨克族家庭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封建宗法观念浓厚，为父系家长制，父权是至高无上的。哈萨克族家庭还盛行“还子”习俗，即大儿子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给父母抚

养，与自己则以弟、妹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恋爱婚姻自由，破除了封建宗法家长制，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关系。

古代的哈萨克人认为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是由神来主宰的。神有善恶之分。哈萨克人信仰过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形式是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和信奉萨满教。从公元2世纪起哈萨克的康居部就信仰佛教，10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哈萨克的克烈部已信仰景教，12—13世纪哈萨克人又逐渐信奉伊斯兰教。虽然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哈萨克族的民俗渗透了许多伊斯兰成分，但至今很多民俗仍保留着原始宗教的遗迹。^①

哈萨克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吸收并保留了古代各部落的文学遗产，创造了绚丽多彩、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学。其中民间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萨克族文学既有口头文学，又有书面文学。由于长期从事牧业经济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口头文学较书面文学发达。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谚语、谜语、格言、弹唱等。这些文学形式反映了哈萨克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哈萨克族的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民族起源等具有幻想特色的神话，反映了古代哈萨克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传说中有关于族源、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山水四畜、乐器来源等传说；民间故事有神奇故事、生活故事、诙谐故事、动物故事等。这些故事题材广泛，构思新颖，语言幽默、幻想奇特，反映了哈萨克人民希望借助神力战胜人间邪恶的善良愿望。诗歌中的民间叙事长诗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最优美的形式。哈萨克族长诗分为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和历史长诗。每种诗一般有较固定的曲调，用乐器伴唱，这些诗歌多歌颂人民反对侵略者，保卫家乡的崇高精神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民歌可分为对歌、弹唱和习俗歌。哈萨克人伴着民歌度过一生，所以哈萨克人

①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常说“歌声伴你躺进摇篮，歌声送你离开人间”。

哈萨克族的乐器有冬不拉、库布孜和斯布孜合（笛子）等。舞蹈分歌舞和乐舞等。文体活动多与马有关，如赛马、叼羊、姑娘追、骑马拾物、马上摔跤、马上拔河等。

第二节 现代哈萨克语的语言文字特点

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组。其形态结构为黏着语类型。与它相近的亲属语言有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裕固语、撒拉语等。我国现代哈萨克语书面标准语形成于本世纪 30 年代。由于长期以来游牧经济是哈萨克族的主要经济形式，以血缘关系结成的部落组织需要靠统一的语言来维系，民族的聚居，民间文学的口头传承，也都使得语言较为统一，因此我国的哈萨克语差别较小，各地的哈萨克人可以毫无困难地交谈。

根据我国的语言调查证实哈萨克语内部的微小差别与地域分布有关，更与部落结构有关。这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相对聚居。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阿勒泰专区、塔城专区、新源县和尼勒克县两直属县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县、乌鲁木齐县、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哈萨克人主要属克烈、乃蛮及克宰依三个主要部落。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特克斯县、察布查尔县、霍城县、伊宁县的哈萨克人属阿勒班、苏万两个主要部落。我国把前者划为东北方言，把后者划为西南方言。由于东北方言包括的地区较广，人口较多，在我国哈萨克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起主导作用，所以现代哈萨克语的书面标准语是以东北方言为基础的。

哈萨克语与我国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

其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

一、语音方面

词首的舌面浊的破裂摩擦音 ɟ 代替了我国突厥语族其他语言的 j 。如维吾尔语的 jol (道路)，在哈萨克语中是 ɟol 。词间和词尾的舌尖前清摩擦音 s 代替了其他语言的舌叶清擦音 ʃ 。如维吾尔语的 baʃ (头)，哈萨克语是 bas 。词间和词尾的双唇浊擦音 w 和舌面浊擦音 j 代替了其他语言的小舌浊擦音 x 和舌根浊不送气塞音 g 。如维吾尔语的 tax (山)，哈萨克语为 taw 。维吾尔语的 kigiz (毡子)，哈萨克语为 kijiz 。哈萨克语没有真性的复元音和长元音。^① 与我国的同语族语言相比，多一个前元音 æ 。

在元音和谐的唇状和谐方面，哈萨克语表现出与其他突厥语较大的差异。根据圆唇元音 o 、 ø 、 u 、 y 在部位上的前后和口的开合的不同，可以有 6 种搭配的模式： $\text{ø}-\text{ø}$ 、 $\text{ø}-\text{y}$ 、 $\text{y}-\text{ø}$ 、 $\text{y}-\text{y}$ 、 $\text{u}-\text{u}$ 、 $\text{o}-\text{u}$ 。^② 这种圆唇和谐只表现在口语中，且最多延续到第三个音节。如“ burən ” (以前)，读做“ burun ”，后加“ burun-xu-lar ” (以前 - 的 - 人们)。同时哈萨克语的音节中可以开、闭元音相结合，如“ tyrmø ” (牢房)。

二、语法方面

名词的格比突厥语族其他语言多一个助格。助格表示动作完成的工具、动作进行方式、发生的原因及协同者。借用量词和模糊量词具有很明显的牧业特点。动词的语法形式也较其他语言多，特别是助动词有许多语法意义是哈萨克语独有的。如助动词和不同形式的副动词结合，表示不同的意义等。

三、词汇方面

哈萨克语的词汇从词源上看由突厥语族语言同源词、阿尔泰

① 耿世民：《现代哈萨克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②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语系同源词和借词三部分组成。

哈萨克族世代从事畜牧业。因此有关畜牧业的词语特别丰富。不同种类、年龄的牲畜的称谓、性别、毛色、性格、体态、表量、叫声、肉质、奶质、用途、吆喝、咒骂等，都用特定的词语来表示。此外还有一些与畜牧业有关的俗语和格言谚语。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词因常和一定的格的附加成分一起使用，而逐渐变成一个新词，如副词 bir（一）+ ge（向格）→birge（一起）、art（后）+ qa（向格）→artqa（往后）。一些实词虚化为虚词，如后置词、语气词。一些词，如语助词具有从虚词过渡到附加成分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词虽然由实词过渡为虚词，但仍保留实词的性质，成为身兼两种词类的特点。一些动词虚化为助动词后仍保留实词性质。如：qoj 既作虚词——表示动作一次性完成和动作的迅速发生，又作实词——表示放置。

四、文字方面

哈萨克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和后期粟特文。其后又使用过察合台文。20 世纪初，对察合台文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现代哈萨克文（称之为“老文字”）。自 1965 年以来，开始推广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字（称之为“新文字”）。新老文字曾一度并用。但是“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推行哈萨克语新文字尚不成熟，而新老文字并行，又不利于哈萨克民族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此，1982 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改变并行新老文字，全面使用哈萨克语老文字。

哈萨克语老文字共有 33 个字母。文字自右向左书写。

第三节 现代哈萨克语的语言心理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掺杂着主观成分，有着特定的思维

方式。思维是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语言把思维的结果记载下来，因此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呈现一体化的倾向，因此伊斯兰教对哈萨克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很大的。哈萨克人视真主阿拉为至高无上的神、造物主。认为先有真主，才有万物。他们习惯先从个体上去认识事物，然后加以演绎，形成个体思维的思维特质。

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的文字特征上。哈萨克语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文字是第二性的，只是记录语音的一种符号。一字一形，在形态上看不出意义上的整体联系。体现了重个体思维的特点。如 *terek*（杨树）、*qarakaj*（松树）、*tal*（柳树）等均为木本植物树类，但它们在形态上毫无共同之处。

哈萨克族以畜牧业为主，衣食住行都依赖畜牧业。大自然赋予他们生存的一切，因此他们重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自己却在自然之外。人们把这种将人与自然分开的认识称作对自然的“理性认识”，把这种文化特质称作“重自然”。“重自然”是一种距离意识，强调主客体分明。同时由于哈萨克人法拉比早在 9—10 世纪就向哈萨克人传播了古希腊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形成了哈萨克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哈萨克人习惯理性思维，注重形式论证，强调严密的形式逻辑。表现在语言上则强调形式上的完整，各词类都有一定的形态特征，句中词语的语法关系，必须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明确地表示出来。因此哈萨克语是重“形合”、“理性”，呈现“显性”的形态型语言。

哈萨克语注重“形合”，在构词法层面的反映是不同词类有特定的构词附加成分。词性决定了这个词在句中的用法。哈萨克语有派生法构成的词，构词附加成分往往决定词的词性，如形容词 *qasqo*（好）后加上构成名词的附加成分 *laq* 就构成了名词